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疑義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畢桂

經部二

尚書疑義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疑義六卷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附見明史朱淛傳是編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録為篇書

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覲之常非為更新立異治梁及岐謂為蔡傳勝孔氏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氏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闌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益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研

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也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淛力爭皆構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疑義原序

尚書載二帝三王之績歷世自唐虞訖于成周上下千有餘年聖人不可作矣由今可以見其行事之實者獨賴是書焉耳先儒謂書以道政事夫書言政事固矣要其至而言之豈道政事而已哉古者聖人窮而在下則以其道立言訓後世如吾夫子之所述是也達而在上則以其道立政淑當時如二帝三王是也立政者其常也立言者其變也故二帝三王之書皆聖人達而在上

見於行事之實與孔孟之言一揆古今斯道之貞元會焉然世有升降之不同事亦推移之遂異同一其任也而趨舍判焉同一其聖也而作用殊焉蕉之記載或淆沿習失真故自後世觀聖人之事必得聖人之心不得聖人之心而徒於跡焉求之是猶盲者觀天地日月風雷之變不眩惑而失常者未之有也夫事者勢之所趨而至焉者也心者理之所極而安焉者也勢之所趨而至則有萬其無窮理之所極而安則至一而不變由其

不變以逹其無窮然後可以得聖人之心觀聖人之事而聖人之道始克有於我矣自漢以來孔安國始為之傳唐頴逹復疏其義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槪未有聞宋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嘉惠學者甚溥然以愚之憯也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逹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所有疑於心而不敢茍從者輙録為篇以求是正凡若干言嗚呼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

之公案余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未有論者余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無以為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余今日之心誠為幸矣嘉靖壬寅十有一月朔後學馬明衡敬題

尚書疑義卷一

明 馬明衡 撰

虞書

堯典

朱子謂書難讀難解誠然今只是習訓已熟似乎無難不知當初是何等生澁今只以堯典言之所謂安安所謂南訛所謂敬致南交言敬致不言明都朔方言

幽都不言敬致此皆難通又言方鳩僝功象恭滔天又如師錫帝之類若皆以字義生意解之亦有何難但終不是當時本意則失之逺矣如師錫帝解作屬上句亦得若謂明明揚側陋有徳者則衆共與之以帝位也然後四岳舉舜曰有鰥在下云云亦何不可但亦不知果是當時如此否蓋去古既逺又經秦火在伏生者出於記憶之餘在屋壁者出於磨滅之後歴代傳習推測必求其字字句句之通無是理也不

如只觀大旨為庶可以得聖人之心如堯之治天下便是克明俊德便是敬授人時便是咨訪賢才任以為治便是治洪水為民除害至七十載老矣便是求為天下得人此皆明白可見如舜之治天下便是齊七政朝覲巡守敷言試功恤刑去罪便是明目達聰便是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咸命二十二人以亮天工亦不過任賢以為治也如此雖遠在千萬世之下皆顯然可見聖人之心若同堂合席皆以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合之萬世而無弊通之百代而可行是非有怪異高遠不可曉之事也學者若能以是為心隨其力量見諸行事是即堯舜也若得時遇主則以是道贊其君是即致君於堯舜也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只是如此舍此不務而孜孜於字句之本不可曉者必為之說以此為能讀古人之書則亦何益於我哉

先儒謂讀尚書無許大心胸難讀為其合下便大如克

明後德至於變時雍是多少大又謂分命四時成歲

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方

見得恁地此語恐亦尚就軀殼上看堯舜非見道之

言也

蔡註欽明文思安安言德性允恭克讓言行實被四表

格上下言放勳恐亦太分析蓋至聖盛德自難以言

語形容如夫子亦只言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蓋渾渾無跡不可得而形

容也此亦總贊其高明廣大深遠盛德之至下文親九族以下則其化之可見者也

先儒云凡看論語須要識得聖賢氣象今將放勲至格于上下數言静中體貼融會之其氣象為何如真所謂蕩蕩難名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葢不必言德性而德性在其中不必言行實而行實在其中德性行實皆不足以形容之也學者於此體會而有得焉則平時私小之心粗鄙之氣已去一半矣

於變變字恐非變惡而為善堯之民何以惡言竊意民
漸化之深天機變動日敏德而不能自已雍者和之
至也曰睦曰昭明曰時雍氣象亦可想矣夫子謂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舜之恭己南面古聖人之治大抵
如此是乃所謂以道化天下也道極盛則化極隆皆
不見其有為之迹後世此義湮廢而法制百出何能
轉移毫末號令日煩此老氏莊生所以有過激之論也
命義和者總其事也命仲叔者分其目也後世命官有

總有分亦是如此然歷象測候之法葢自古以來未必至堯始有羲和世掌其事者堯以是為民事之大故特命整理之耳

南交蔡以為南方交趾之地恐未必然孔註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亦是強為之說

堯典記事是上下百年之事不可認作後世文字必上下語脉相承乃命羲和乃字蔡傳云乃者繼事之辭似亦不必如此古詞言乃字甚多此總命羲氏和氏

主歷象授時之事下文分主各方者即中間考測證
驗以求其合之節度或此是義伯和伯下是仲叔皆
不可知但自然有總有分或專主於内或考驗於外
事理自然如此何必如諸家許多議論義和是重黎之
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主之分之皆不能外二氏
而他有所命也
先儒謂事之最大在治歷明時王氏謂少昊氏命官鳯鳥
氏司歷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

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歷數如此愚因是而推之而知聖人重歷數之意蓋有在也蓋聖人即天天不能言假聖人以言之其道理皆純備聖人之身聖人之身即混然一天而已其心思存主之微精神感應之妙無一不與天合特其運行之度數氣候之早晚升降消長之不齊凡此之類雖聖人亦必考而後知於此若不重加精究或致疎虞則民事未能一與天合則亦不可謂純乎天矣故命官測

候如是之詳專以二分二至考中星為準其法甚簡明然後天之情狀可識而人事不違由是言之聖人何往而非天耶其大本大原與天合者不可得而名言矣其可見於事以為甚重者惟此而已故曰聖人重歴數之意蓋有在也自堯舜禹而下如湯武之誓師凡諸臣之告其君以至周公之訓誥多方多士無一不稱天者後世視天為玄遠聖人除天之外更無一步可行故夫子賛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無往而非天也

蔡註以乃命羲和為專治歷以分命以下四節為歷既成而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則是兩段事愚以為總命分命皆一時事也夫詳於測候者正欲以治歷也考驗不精歷何由治古昔聖人作事何等周詳豈有歷書既成而後分官以考驗耶且作歷非始於堯歷書非自堯始成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黄帝始作甲子制歷象聖人代天以弘化其道其法未始有異則歷法自堯以前蓋已有之矣然堯以前皆大神聖其法當已備至堯乃命官測候若堯之始作者何也竊以為天之道亦難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也惟聖人知其不能盡而見其難知此其所以為知天之道也蓋天積氣耳亘古亘今大體雖有常運然其氣機之往來消息盈虛自然有遲有速有長有短其精微之變至於不可

勝窮安能以一法齊一使分寸而不違長執而不變哉且天之體亦何嘗有度數只是人以測候所見立為此法以地之十二辰為天之方位十二次又認出二十八星為宿東升西没經天而轉以見天之運行又見日與天行一日差一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會為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成一歲又見月與日行一日差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而

為一月歲備二十四氣而為春夏秋冬月因日之離合有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而為晦朔弦望是日數常盈月數常不足所謂氣盈朔虛而必置閏以齊之此所謂常運不變者也至其精微之變豈可得而齊哉可得而齊則天是死塊不可以言天矣且今自中國之地所見如此若更往西北或崑崙之頂觀之又不同矣故我朝太宗北征北斗已向南看所見不同則度數亦異況其精微之變哉今即人事而論之三

綱五常之大體常運而不變者也若其間纎悉變化豈可勝窮豈能以一法齊哉大道理自是如此較然甚明故上古聖人雖有立法而其時常測候以求合乎天者自不可缺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堯以前豈不命官以測候然簡編無所考而其法則猶在也堯既命官測候至舜又復在璿璣玉衡以齊之何嘗有一時之放下哉誠以精微之變必須如是節度之始可得其平不能以法齊一之守而不移也後世推歴者

歷代有人東晉虞喜立差法以追其變而太過不及亦不能齊一行王朴之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文公謂中星自堯至今已差五十度金氏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元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間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是古今不同如是有志者咸恨其無一定之法豈古今聖賢哲士不

能立法以齊之哉其變動無常有不可得而齊者也斯所謂天道難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也即是言之惟聖人德與天合而又加以測候之嚴在聖人之時自無不當若欲執以為一定之法行之後世而使天一定不違亦難矣歷既不定則作樂者所謂元聲元氣亦何自而求之哉朱子謂古之歷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恐所謂一定之法只是大體不變者其細微變動不居者恐不可以立一定之法也只是

時常測候以求合此為法耳蔡季通云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常恐亦只是臆度之言耳姑録所見以俟正

命四子必分方與時者欲專其事致其精也宅嵎夷南交宅西昧谷朔方與賓日納日者皆分方之事平秩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日中宵中日永日短與夫觀二分二至之中星皆分時之事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故春曰東作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

秋曰西成皆通乎天下而言非東作專言東方西成專言西方也南訛朔易皆然賓日在春未嘗不納日納日在秋未嘗不賓日特以其義各有所屬而自互見耳

觀中星先定地之方位十二辰在地一定不移然後就午位一直看所謂中也朱子云天無體二十八宿為之體二十八宿之行即是天行故二十八宿為經星者以其隨天而不移也然天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又

過一度今不言一周者而只言過者則是一日夜行一度矣觀中星者必以初昬為準蓋必當此時然後中星復至其故處若或夜半五更時觀之各星分布又不同矣故古人有言兼旦中者旦之中星則非昬之中星矣二十八宿隨天而布西轉不停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之則為十二辰更析而密之為二十四氣蓋無時不有中星但不若初昬所見為得七宿中之中星尤為正耳

竊謂氣盈者日之用也朔虚者月之體也日必備二十四氣而成春夏秋冬二十四氣亦因日之所歴而有日北至東井為夏至而暑日南至牽牛為冬至而寒日循黄道之中去南北皆九十二度而東至角西至婁為寒暑平是二十四氣皆因日之運行而生者也足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後二十四氣始遍氣盈非日之用乎月之行度既不及日而以其經行與日相遠相近相照相違者為晦

為朔為弦為望故初八上弦二十三下弦初三哉生明十六哉生魄皆月之行度有以生之故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為一月不滿三十日之數是朔虛非月之體乎日陽也故其數盈月陰也故其數縮一聽其盈則愈進而晦朔弦望皆差不合乎月之體一聽其縮則愈退而春夏秋冬皆差不合乎日之用故置閏者以三百六十日為中其外之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又因一

月本不足三十日之數遂將逐月餘分湊整六大月而為小盡六小月則止三百五十四日又得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為朔虛內外凡年得日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通得二百六日餘置七閏然後氣朔相值同日為一番也是置閏者所以節盈縮之宜而調陰陽之中是皆因其自然而然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氣盈者三百六十日之外六日也朔虛者三百六十日

之內六日也外六日實只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內六日實只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然二百三十五者以實數計之而有者也其五百九十二者以虛數計之而有者也是亦所以為盈虛之不同者也

疇咨若時登庸以下蔡傳以為皆為禪舜張本愚以為亦不必如是之牽合也古史記事簡畧只是紀其各事之大綱不必若是粘聯如後世文字此只記堯之

切於用賢耳至在位七十載迺始記舉舜事

胤子朱啓明胤子註家作胤國子爵似為順蓋方求人任事廷臣舉各臣以答如共工與鯀皆連言之未必是堯之嗣子今只以朱字遂以為丹朱耳然胤子共工鯀三人者皆當時之傑其才想皆可用使在當今之時可以為天下之偉人矣惟聖人取其德不取其才故畢竟皆無所用嗚呼今之世有口道忠信而不争辯者幾人乎有不靜言庸違而貌恭者幾人乎有

不悖戾自用敗壞善類者幾人乎而又且無三子之才欲言效用於世如之何其言古人之治也

余觀堯典紀堯事似若簡然人君之道於焉備矣其盛德至治如此歷象授時是體天以愛民又如此求賢以任事又如此知其子之不肖求為天下得人又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何有多事但此數事則其可言者而治天下之瀵無餘藴矣治之所在道之所在所謂繼天立極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者萬

世之上其可見於經者實自堯始則堯典一書非道統之源流歟

聖人只是箇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今細觀堯典中所載堯之氣象為何如終日孜孜惟是明德治民代天以弘化而已何嘗視天下可有以為重耶必傳於子堯無是心也必傳於舜堯亦無是心也惟其足以治天下者而後與之以天下而惟舜足以當之遂以授之舜也是真不作好不作惡純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

也許魯齋論堯以子不肖求賢禪位付以天民此豈
常人所能而惟堯能之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
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此論甚可愛
但只可為賢者守身之瀘未可以言大聖人之事堯
豈有行不得處然後看道理順天命以安之也堯舜
之事至三代而下已畧不同而況於後世乎傳子傳
賢孟子雖有明訓其道理所處固是然要之時節氣
象豈若堯舜此道理所以至精至粹而無窮而堯舜

之所以為大雖禹湯武周不免猶有所憾也是數聖人者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何嘗有異特其所處之時與力量亦自不同力量不同作用便亦自别矣此孟子所以言必稱堯舜也今學者之力量豈敢便擬聖人但當將堯舜事仔細理會堯舜氣象常在心目胸中便不私小隨其力量皆有所造矣

四岳文公以為只是一人愚竊以為至周有三公六卿此之四岳其即周之三公歟

舜典

梅賾上孔傳尚書既缺舜典故篇首二十八字世所不傳而只別出伏生所傳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姚方興始得孔傳古文舜典遂傳篇首二十八字而舜典方全似皆可疑夫以上古之書幾更明梅賾所傳既有端緒何尚有缺而又直至南齊之時始獲唐虞之全書乎今以愼徽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亦自相續且孟子引堯典二十有八載不言舜典

是皆不能不致疑者也姑録以俟知者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亦總是形容盛徳之光如是與欽明文思同聖人盛徳之至自難以言語分析形容程子謂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徳之煥發者稱之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温良恭儉讓亦是此意蔡傳以四者為重華之目又是太刻畫也

百揆蔡以為揆度庶政之官猶周家之冢宰而以百揆為官名愚謂以百揆為官名則承云百揆時敘亦不

通豈可云冡宰時叙耶且舜時既有此官其任又如是之重何下文所詢所咨只是四岳不見咨詢于百揆也恐百揆所指之官非一當時或令舜一一檢校之故云時叙也

納于大麓如註家云大録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以見其德之動天亦覺牽强然馬鄭相傳皆以麓為山足自是皆以舜為入山主山虞之事而烈風雷雨弗能迷蔡引易不喪匕鬯之言以為得其說夫以不震

懼於風雷之變此常人皆能之以是形容聖人之德亦是細事似不足以言聖人者而乃特言之何耶此皆是難曉處或者當時偶有是事而併敘之耳非以是為足以盡聖人也若必為之解意當洪水為害之時有大深山之中氣候不常風雷驟雨漂蕩震溺民若其害而不能平使舜治之而其害息差為聖人之事耳

正月上日謂正月之朔日也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

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及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此自以後世改正朔之事擬議而為之説耳王肅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二文不同史異詞耳此説為是至於文祖之説關係甚大而説者不一馬氏以文祖為天孔氏以為堯文德之祖廟王炎氏以為堯所從受天下者而蔡氏以為堯始祖之廟但不知所指何人此祖正義之説若是則

文祖黄帝以上之人如史遷之説舜亦出於黄帝至
橋𢎞方與堯分是文祖者亦即舜之祖也文祖去舜
雖遠堯既立廟在舜祖之亦為有理但史遷世次之
説决不可信則所謂堯之始祖者安在其為舜之祖
乎舜既受堯居攝之命事莫大焉不告祖廟安在其
為舜乎使舜告于祖廟而史畧不紀獨紀其告于堯
之祖者是以堯之授天下為重故重堯之祖而輕其
祖將何以示天下史臣紀録如此又安在其為史乎

夫事之變者反諸心說之淆者折以理萬古而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萬古而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子張問百世可知夫子謂禮必相因其所損益不過制度文為之間耳夫知禮之必相因而不變非以此心此理之根於天而決不可易者乎夫誠知此心此理之根於天而決不可易則可以論文祖之事矣文祖者不知其為文之義愚竊以為舜之祖也舜在側微豈能無祖廟之尊奉況至

此登庸底績已三載矣則其遡世立廟必已有加舜有大事不告於廟將誰告乎夫不告而娶者舜權其輕重之宜不得已也稍有可告舜豈得而不告哉今受終之事比之娶妻則大小又有間矣告于祖廟則非告則不得娶之倫矣而舜乃獨告于堯之祖廟而於已之祖廟寂然無聞是以已受人之大恩而不敢自有其祖也堯聽其然而安之是以已與人有大恩而不欲使人有其祖也是豈足以論聖人哉聖人之

心至公至大無有人己之間故以天下之大授之而不為德受之而不為恩當父則父之當祖則祖之當賢則賢之當子則子之何嫌何疑而不行其所當行之事耶故愚決以為文祖者必舜之祖以舜此時決當行其所當行之事莫有大焉者也况由此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無一不舉獨於祖不列史氏紀事豈獨宜缺或曰子之論則善矣然亦何據曰據諸吾心與理而已萬古之跡已不可傳諸儒之論已

不可稽若又不據吾心與理是又安所折衷乎曰心與理之足稽也如是夫則往昔耳目所不記睹者何其舛也曰此綱常之大者非紛紛瑣瑣事跡者同也事跡之繁亂無預人心天理之大端非有所據誠亦不能知也若事關綱常之大則不必待有所據而後能知也故火不待有所據知其必熱也冰不待有所據知其必寒也今試以身處舜之地不待有所據必告其祖也以身處史臣之任不待有所據必紀其事

也子之心即舜之心也子之理即舜之理也求子之
心與理得其安則舜之心與理可識矣其又非足據
之大者乎曰然則堯之祖廟舜獨不告之耶曰舜此
是攝政堯尚為天子堯之祖廟固自若也舜尊奉之
禮豈得有間即往告之理不可無而史臣之所紀猶
當以舜之祖為重也至於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之
後舜格于文祖是又以即位而告其祖也當其時堯
之祖廟想應尊奉不缺但不知當時所處之詳何如

且堯以諸侯升為天子亦不知當時立廟之制何如追王之禮至周始有唐虞事尚簡畧或堯雖為天子而立廟則只盡其尊奉之禮堯崩之後則使堯之子孫尊奉之耳若堯之自廟又自不同朱子以為堯當立廟於丹朱之國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愚則以為丹朱為堯之子豈得不立堯之廟然舜受堯之天下雖非後世之比亦安得而不祀堯乎蓋古者道統即君統道之所在而位屬焉位之所在而道存焉

其相與授受其來已久自堯以前皆然此固非後世所可得而議擬者故雖有天下立其私親而於所從受之君亦廟奉之不廢不得以非類非族為嫌也曰在古之時既有授受之統而必廟奉其所從受天下之君則所謂文祖者安知其非若人耶曰若如此說却亦有理但祖字未安然道自大勝於以為堯之祖也

或曰文祖以為舜之祖子之論詳矣然又是其所從受

天下者之說二者又將何所取中乎曰古人事跡既遠不可得而知矣所可知者只有大道理在古今而不變者可以據守篤信而不疑也夫天生聖人具聰明睿智之資而任君師之責於是以天下相傳者有其統立廟以祀之雖非族屬之親禮不可廢以授受大事而告之禮亦所宜此大道理之可知者也宗廟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降殺之差然事死如事生有事必告此亦大道理之可知者也若以受人之

天下為大恩而遂告其祖既非帝統之大義又非天性之至親此則道理之不可知者也故若舜之受終文祖雖不可的知其為何人然亦不出此大道理可知者二端而已禮家祭義又謂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不知其何所本愚觀唐虞之事其與三代已自不同堯舜氣象何其宏大觀其以天下授受均之以一介與人後來便有辛勤保守基業之意至周彌文追王之典夏商所無况堯舜乎由是觀

之堯舜時郊禘之禮亦與周時不同其所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者蓋皆以帝統大義言之而非若後世必由乎私親也漢儒既不知大統之義而徒以後世私親之禮膠固牽扯於其間遂以舜告堯之祖而謂與堯同祖大義不明天親亦遠蓋兩失之矣

受終者終其命也前堯命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其中必更有說話情節但史畧不具如禹則加詳矣舜既

辭至此乃受其終命也如今亦言乃終命之乃終教之受終之後舜已許堯受天下矣但堯尚在故但攝耳未稱帝想亦未履位也至堯崩之後乃稱帝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之說註家甚詳但歷家以斗魁為璣斗杓為衡其說恐亦不可棄蓋斗所建之辰乃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則為十有二歲之太歲每月指一辰則為十有二月指兩辰之間則為閏日月所會則為辰魁樞機權衡開搖屬九州則為星土是

皆關係人事甚重者七政註疏皆云是日月五星今亦依之但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是依常度不動者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察其與常不同以見吉凶者今七政只云五星則二十八星不言矣豈五星與二十八星相為經緯言五星則二十八星與所謂十有二歲之類者皆舉之歟

六宗之說自漢以來說者不一當依祭法為得其義

輯五瑞者非因舜正始而輯之以驗其偽與否也當時堯尚為天子而舜特攝事耳必以正始言之於義未安但舜既攝政諸侯自當來見諸侯執瑞以朝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乃常禮也今諸侯既來見則其輯五瑞者亦禮之常耳非謂舜以正始為重凡事更新一番也下文巡守協時月正日之類亦是巡守之常禮也觀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

禮同數器脩瀘則之類皆是一定之制

四岳羣牧是東西南北四岳之羣牧也羣后即羣牧之后也上文所咨四岳是必在朝統領四岳之事者或四人或二人其數皆不可知然必不止一人也故遂以四岳名官與此四岳連羣牧言之不同

巡守之禮非舜始創必古有此典但堯既老或不行故舜攝位遂舉行之想亦一年而徧文中子謂儀衛少而徵求寡大抵唐虞之時君臣之分比後世自不可

同日語

藝祖今亦不知何人先儒以為即文祖云藝文同亦是杜撰今當以大道理看想亦即舜之祖但未是文祖耳程子謂藝祖舉尊其實皆告則亦以為舜之祖廟耳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註家以四朝為各會朝于方岳之下鄭氏以為四季朝京師蔡氏以為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來朝又明年西方來

朝又明年北方來朝則是以四方分四歳而來朝也考之周禮侯服歳一見甸服二歳一見男服三歳一見采服四歳一見衞服五歳一見要服六歳一見又天子歳徧存三歳徧頫五歳徧省七歳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歳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歳王廵守殷國蓋皆與此不同計周之時制度亦稍文故廵守之禮亦不能數行如舜之世然其所謂間歳而見

者則量其地之遠近以為朝之疏數理應不異則如周禮四時分迭而來歲終則徧與此日覲四岳羣牧者亦可參互而知而蔡氏之說恐亦未必然也

象以典刑一節文公先生解說亦明葢五刑即典刑也謂之象者如布濩象魏之象明以示之使人知而不敢犯也既知而猶犯焉則不得已而施刑又以警其後也是聖人雖用刑而其心欲期無刑也然於犯五刑之中或有不幸而入於此如叔向之類則又當宥

之蓋據其跡雖麗於刑原其心實無為惡如周禮調人使辟之說所以表其不能安居之意而亦以伸孝子悌弟之情所謂流宥五刑也五刑乃肉刑也此外又有所當懲而不可加以肉刑者則有官刑教刑贖刑焉是五刑所以待夫為惡刑之正者也而三刑者則以振作其政事彌縫其教令者也於此可以見聖人之政無一不當其可而又有肆赦賊刑以權之欽恤以主之可謂盡矣蓋聖人之心至仁而其流行普

徧纎悉精密皆合乎當然之則學者潛心而實體之
則可以知内外合一之道矣
金作贖刑文公以為贖鞭朴二刑非贖五刑也愚竊詳
之或亦未然蓋五刑是刑之正故曰典刑流宥雖完
其肢體然亦重矣是所以佐夫五刑者至於鞭朴贖
三刑者則五刑正刑之外制此三刑所以權其輕重
之宜以盡夫事變者也夫事雖當刑心則無過當刑
則不能不麗於五刑之條無過則不可遂入於一槩

之典即流亦稍重矣故令出金以贖之是聖人之心
何等委曲豈貧獨死富獨生所可同年語哉若以為
贖鞭朴二刑則鞭朴乃刑之輕者所以警肅人心豈
可若後世令出金以贖而遂至於廢弛哉且贖者贖
其罪之重而疑而不忍遽加刑者故贖之為言所以
行其不忍之心也若眼前鞭朴輕罪方在振作立事
之時必是事體肯綮不可放過之際何待有疑從容
而論贖哉此呂刑贖刑雖或與聖人少異然亦未可

如先儒之説全非之也況在末世猶有惻怛不忍之真耶古註疏亦以贖刑為贖五刑惟宋諸公不然余併論之以俟知者

舜之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諸家論説多端或以堯不能去至舜乃能去之是以舜之才迺勝於堯也或以堯能容之舜獨不能容是以堯之德為盛於舜也是皆出於揣量事跡而不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可容則容之可去則去之何嘗有一毫著意於其間

哉在堯之時雖知其不才然惡跡未著堯則容之堯何嘗有一毫著意而恐人議己不能去也在舜之時亦知其才有可用但必惡跡已著舜則去之舜何嘗有一毫著意於其間而懼人議己不能容也使堯之時惡已著堯亦必去之矣堯之不去所以知其惡之未著也使舜之時惡未形舜亦必容之矣舜之不容所以知其惡之已著也或曰若程子之説謂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

及堯舉舜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其亦然乎曰此必非程子之言其記語録者自以其意而為之說也程子見道當必識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不如世俗之心也以舜之盛德而授位天下之人皆能知之四凶之才而有不知耶天下皆帖然服之四凶其有不服耶特其恃才妄作無能改於其德才之大則其為害亦大故舜不得不去之耳然舜此時是

攝政自然稟堯之命也大抵觀聖人之事須要得聖人之心不得其心而徒揣摩其跡雖窮歲月費辭說何自而能明哉今觀四凶之事亦不必論其攝政不攝政不必究其懷憤不懷憤不必疑其能去不能去不必揣其才勝與德優只是有罪則當去未有罪則當容聖人之心鑑空衡平隨物應之而已堯固如是舜亦如是雖千萬世之心亦如是也如此看書多少光明潔淨要於心地亦自有益故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

竊以殛鯀之事亦有可疑先儒謂禹貢之書作於堯世若果爾則禹有安天下之大功而不保其父豈所以為子舜亦知其有大功矣而不能遂人愛父之心亦豈善處人父子之間哉瞽瞍殺人皐陶但知有瀘舜但知有父鯀之方命圮族未至於明殺人也殛之羽山可謂行其法矣禹乃依依任職而不去至卒受天下而不辭是禹知有天下之為榮而不知有父之為

重矣其視舜竊負而逃以得全其天性之真者不亦有間耶而天下後世卒無以議禹者何耶去古已遠此等事跡先後皆不可知但禹之心必不異於舜之心也使去天下而可以全其父禹當無異於舜之竊負而逃也禹之依依任職不去卒受天下而不辭者必其當時所處自有以不傷孝子之心者而後禹始無愧於為子也今以大畧推之鯀之治水禹當未任職也方命圮族績既弗成顯戮之加天罰所不赦者

禹時固不得而竊之迨夫禹既任職之後光昭先德其勤至於啓呱呱而泣弗子惟荒度土功者禹之心不無有所為也既而功既大成天下懷之禹之孝道已顯而元后之陟亦有不得而辭者此時不知鯀尚在否若其尚在則當有蕩滌之典若其已死則當有表異之恩夫然後禹始可以無終天之恨而安受元后之陟矣然此今皆不可知惟以事理推之如此姑記以俟正云

舜格于文祖者是告即位也若復以為堯之祖是舜類後世與堯為嗣矣必不得已則以為所從受天下者古人帝統相傳立廟而祀之故以即位告之猶勝於以堯之祖為祖而忘其祖也禹之受命神宗其亦若此類也歟大抵由今觀千古之上何從而得其為某人是某人只以大段道理觀之古今當亦不異如受命告祖理之正也以天下相傳而立廟以祀之理之正也受命而告其所從受天下之人之廟亦理之正

也史官紀之必紀其重者耳如此觀書亦覺簡易明

白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愚意以此為命九官之綱領蓋言有可用之才使之

分治百官之事而順成之也是舜即位之初即切切

求賢以任事與堯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皆是

一意聖人之治天下無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

先務親賢者以此百揆自孔氏以來皆以為官名是

統領百官之任如後世宰相之類愚以為百揆只是百官如下文司空后稷司徒秩宗典樂等皆是蓋先總咨四岳以百官之事而下文乃歷命之也禹平水土是百揆之一恐非以司空兼行百揆之任也若果爾則百揆至重矣命之之辭無有及百揆者何其簡耶觀堯舜之世大事只咨四岳為首則四岳者即若統領百官之任者若果另有百揆之任則何不見有所咨之言耶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只是歷試諸

艱百官之事皆能敘而和之也周官言内有百揆四岳所謂百揆者亦是指舜所命九人之等者也歷世諸儒相承皆以另有百揆之任余考於書又未見其然者故録以俟正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者亦非是以水土之任讓之也所謂讓亦是言己未賢而更有某人可用之意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親字遜字極好蓋人各自行其私意故其忿厲忌嫉之心浮於惻怛慈愛之實於是父

子不得其為父子君臣不得其為君臣而兄弟夫婦朋友皆然豈能相親相愛以歸至治故今不遜者使之遜不親者使之親則是去其私意而皆真心以相與忿厲忌嫉之私不形而慈愛惻怛之真藹然周流矣此纔是聖人之教然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哉敬敷者端其本以先之不敢苟也在寬者和其心以待之不可亟也是亦重責己而畧責人之意教何患有不行耶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若順也當去者去當留者留使之各若其性也如獸蹄鳥跡交於中國此便不是若其性周禮有山虞澤虞乃是育養禽獸魚鼈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之時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得所益之為虞蓋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土相表裏其事甚重故孟子亦與禹並言之

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名曰秩宗者蓋以宗廟為主則是宗廟之重在唐虞之時固然然則告

至告攝告即位安得不以為先耶

命汝典樂教冑子者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皆教之以學樂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使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又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古人用公卿大夫之子以作樂重樂且以成其德也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亦有古意可見故此命夔典樂以教冑子是全教冑子以樂直而

温四句是使德性之和樂之本也詩言志四句是使聲律之和樂之事也由其本以達於事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以和神人矣是樂之大成也竊意古人教人之法無一不具周禮大司樂既教國子矣而地官師氏又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又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則是所以教之者非特大司樂而已唐虞之制雖與周不同然周公倣古立制要亦不至甚遠想契之敬敷五教不獨專教百姓而於冑

子亦必教之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使其德行道藝皆有所成就而於此又使學樂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使之和樂鼓舞深入其中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夫五倫之與樂非有二事也見之於事則謂之倫形之於聲則謂之樂其理一而已矣然此后夔所教則專以樂為主也

舜咨禹平水土以下皆所謂使宅百揆而亮采惠疇者也或咨或不咨不必深滯曾氏之論亦覺鎖碎考周

禮司徒司空已見於此秩宗即宗伯士即司寇而其名不同若冢宰司馬則未之見而四岳之職周禮亦無之又典禮典樂分命而播百穀虞與共工在周禮皆司空冬官之事今亦各分命而納言又特命一官聖人因時為治不必其皆同也

二十有二人蔡傳以為九官十二牧數之共有二十有一人故以四岳為一人以當二十有二人之數但四岳多以僉曰為答則必不止於一人也愚意二十有

二人之數亦有不可知處今必因是以四岳為一人人數雖合而大義未明若必不得已為之說則所謂二十有二人者二十有二等人之職事也則四岳人數雖多而其職事則一而已

舜承堯之後天下大治而即位之始分命庶官以治庶事汲汲不遑若新造未集然此所以兢兢業業而為聖人之心也

大禹謨

禹謨一篇大段是敘舜禪禹之事而及其君臣相儆戒勸勉之辭此今文所無則是梅賾所上以為古文者也先儒疑其平緩卑弱不類先漢以前之文今亦未見其必然讀者仍其舊可也但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來王字出於商頌莫敢不來王不知唐虞時亦說王字否若六府三事以為九功則亦非後世所能杜撰後世只說五行更不能添一穀字又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亦難說平順

祇承于帝如孔傳外布文德教命内則敬承堯舜亦好人能以克艱為心常持不息則天理精明人欲退聽而求賢取善以自助自不能已此聖所以益聖也而堯之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非其持克艱之心乎故堯舜之道在兢業而已桀紂之道在放肆而已其端係於一念之微而其終治亂存亡由之

此豈獨為君者之所當戒哉

帝德廣運承惟帝時克之帝言之當以贊堯為正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只此三言說得極潔淨精神無長語非聖人不能道也所行但順便吉但逆便凶吉只在順上生凶只在逆上生更無别様門路亦無别費心思但當常順不逆可以長吉無凶多少簡易明白今人要卜筮前知行其私意所謂吉凶者隨其意之所適以為趨避之方既非古人之所謂吉凶而其所謂前知者即知得亦非聖人正意此康節之學所以不同程伊川謂在堯夫便須

推測某則不須推測只道起處起一語極妙深得

聖人之正意也

古人歌詠之意極好後世作事只是刑驅勢迫民不得已而從之非有實意又況能從容不迫入於其中而不自知哉古人教人蓋本至誠惻怛之意民自然感動而興起又皆以人治人如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九功者只是教人務生業行善道皆民之所樂從其誰不感動而興起者迨夫生業既遂善

道皆行民自然歡忻悅豫或形諸聲音之間皆以鳴
其胸中之所自得而動乎天機之不容已如桃夭兎
罝罘苢之詩出作入息之詠所謂詠歌也是其聲音
之和出於道化洋溢之餘則以之而被於管絃協諸
律吕用之閨門用之邦國使民益鼓舞融化固結而
不可解所以為於變時雍四方風動之治此古人之
歌詩皆至治之影子故采之足以觀其俗歌之足以
化天下無至治之實又安得有詩乎故孟子曰詩亡

然後春秋作詩之亡者先王道化之息也夫子之作春秋所以繼周也文公謂黍離變為國風而雅亡恐亦未得其旨也

念兹在兹四句本亦難解先儒皆以通指臯陶而言似亦牽强禹雖言臯陶之德未必重疊若此亦非立言之體詳其意當是已讓臯陶又啓舜曰此事至大此責至重帝當念之念之時在此事釋之時亦在此事言之時在此事出之時亦在此事如此詳審庶可為天下得

人而詳審之實惟在念功臯陶德為民懷其不在臯陶
耶如此看似覺平穩然禹是時平成功顯既讓臯陶而
又言惟帝念功者不嫌於陽讓於人而黙自薦耶盖
在當時禹之功固大而臯陶之功亦大虞廷諸臣德
盛而功大者未有出於二人也禹雖有大功然聖人
之心何嘗自有况承鯀績用弗成之後其兢業惕勵
之誠惟恐不能掩父之過而當天下之心况敢輕受
天子之位而當為天下得人之責乎此禹之心誠有

見夫功之難成而天下之責之不容易塞也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比之他人又自不同故爾力辭下丈又曰枚卜功臣則禹之心可見矣惟舜深知之故卒不聽其讓而授之位也

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人欲易肆故危天理難持故微所以易危而難存者惟人怠惰氣荒而戒懼之意不立故時常昏昧私意任其橫流故必戒懼之意常存精明不昧不使一毫私意得以萌動容留其間而

又終始如一無有間斷不惑他岐則此心純乎理之發而無往非中矣謂之允執者誠心以固守之而天下莫有違焉夫子一以貫之不過此理此數言者實為萬世道學之祖而尊德性道問學博約知行格致誠正後儒紛紛之說愈多愈惑則以詞說為之蔽也若實用其力反而求之吾心如何而為精如何而為一亦何難明大抵學要求其自得不自得而較量於文字言語之間無怪乎其辨之愈多而愈惑也唐虞

之時君臣相與當至治之極若疾痛在身每事必咨
問無時不儆戒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是
其惕勵之意曷嘗敢有一毫之或肆此便是惟精日
用之間只是一箇道理一箇功夫萬事只是一事萬
心只是一心更無他事更無他心此便是惟一學者
能即諸心而求之則堯舜何遠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孔氏以為文祖之宗廟而蔡氏
以為堯廟也但文祖者孔氏亦以為堯文德之祖廟

大段皆主堯而言至宋諸儒又祖承禮書禘黄帝之言則以堯舜同祖故以神宗必為堯廟也大抵文祖神宗皆不可考以後世祖宗之義論之宜皆是自家祖宗之廟但或以古人道統相傳以天下相授受則必皆為立廟受天下者必告於其廟亦自相應此則繼天立極之大義本自光明又不必更牽滯堯舜同祖為言也

帝初于歷山舜既稱帝矣而瞽瞍猶只稱瞽瞍則未嘗

有尊異之言是雖尊為天子之父而不敢以天下私其親蓋以天下為公器也

皐陶謨

皐陶謨以稽古發之與二典禹謨同而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則遂以為皐陶之言與上放勲重華文命敷其功德者不同是皆不可曉者也先儒吴氏謂大禹謨首十七字與此曰若稽古之言皆是後人模倣二典所增者文公亦謂近之而蘇氏又以禹曰俞上當有

闕文則是以允迪厥德二句亦為贊臯陶之德而禹曰俞上當有所承故以為闕文也二者之疑必有一得吳氏之說或為長耳若蔡傳以禹受舜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有輕重者則恐失之鑿矣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蔡註以遷釋竄是謂能哲而惠雖此等之人在朝同居不足憂畏也竊意天下無君子小人同處之理君子固能包容小人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害君子者然則為

君者豈可恃以己之哲惠而好為包容之美以卒至於禍敗而貽患國家至其身亦不能免也宋建中之事不可鑒乎書意謂能哲而惠則小人無所不容不足以惑吾之聰明而亂吾政當去則去之當遠則遠之亦何以不去不遠為能哉遷猶言惑迷亂失其常度也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象山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其人之有是事蓋德

則根乎其中達諸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此意極是葢從本原上發出根本之論也人勉强一時行出好事若不由中總是無益畢竟亦不能久若所謂九德者皆是天性自然根於其心既有是德然後出行好事則是實事而於人亦有所濟矣聖人之世論治事須是如此後世依稀聲音笑貌之間偶行一善事輒以誇於人豈可同日而語哉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

剛而塞彊而義是九者皆以氣質之美而濟以學問之成也雖在上古之時人不能皆全才雖有美質亦未有不由學以成之而後可以成德觀之唐虞君臣交相警戒兢兢業業天理不敢一日而不存人欲不敢一毫之或肆學問之功比之常人更切則其在下之人交相勉於學以成其美質者不待言矣故曰寛曰柔曰愿曰亂曰擾曰直曰簡曰剛曰彊皆美質也而未能純乎中正以之立事則必有偏故寛而能栗

則寛不偏矣柔而能立則柔不偏矣愿而能恭則愿不偏矣亂而能敬則亂不偏矣擾而能毅則擾不偏矣直而能温則直不偏矣簡而能廉則簡不偏矣剛而能塞則剛不偏矣彊而能義則彊不偏矣是皆所以濟其氣質之未純而歸一於義理之正然後可以為成德也朱子謂九德十八種每兩件闗合將來蔡子所謂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是以上古之人另作一等異人皆不由學問而成者其實

上古之人此心此理皆同天下豈有專氣質而不由學問者有好氣質必知學問能自力於學問者亦自好氣質中來故愚於此斷以為有美質而能自至其中以成德者可以見古人之學問矣若言兩下闗合而成是可言栗而寛立而柔乎葢聖人更不須言寛言柔言愿等名目是皆聖人以下有此九等舉此九等則盡乎天地間之人矣故能彰顯而用之則亦盡用天下之才矣此下文所謂九德咸事也彰厥有常

吉哉註孔氏說謂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

之善亦是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言

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三德可以爲

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孔氏與蔡氏之說皆然愚竊

以爲不通夫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者豈有一人

寬而立而又柔而立乎又豈有愿而恭而又亂而敬

乎豈有柔而立而又彊而義乎以一人而兼數德此

甚不可通者也且必有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蔡氏謂以德之多寡為職之大小若使今有一人德性寛而栗者是不可以使之在位耶是皆不可通之甚者也而古今無一人疑之何耶或曰然則所謂三德有家六德有邦者柰何曰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是九德之人各自致力於學問而不怠者之謂也浚明亮采則任之以治庶政明庶事之謂也有家有邦謂任三德可以有其家任六德可以有其邦至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則是盡用天下之才可以治天下矣故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三德六德亦只大約言之耳猶言人才少用可以小治多用可以大治也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天子以一人而應天下之務一日之間其幾微萌動之間所以為他日治亂之關者蓋有萬其多也是豈可以不時時戒懼以正其本端其源耶由是觀之虞廷之上何往而非學耶逸欲者兢業之反人心纔逸樂便放

肆纔兢業便精明放肆者亂之幾也精明者治之幾也兢業萬幾者所以勑己無曠庶官者所以勑庶官也上下交脩安得不治

典禮德刑皆天理之自然人君所以治天下者惟此而已所謂萬幾之兢業天工之人代亦寧有出此之外哉

同寅協恭謂五品之人皆同其寅畏而不敢肆合其恭敬而不敢慢中心乖戾不作歡然有恩以相接所謂和衷也

益稷

予思日孜孜禹安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洪水滔天以下非是自陳其功蓋安民之事未可如是而但已也雖曰粗有成緒然中間尚更有多少可為之事此禹之所以日孜孜者持敬懼之心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而已矣故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蔡氏以為九州之川蓋本下文九川滌源之言然一州恰好一川亦是大約言之也

觀之導水自弱水至洛凡九州非九川乎川者大水之總名也由是知古人之言亦不可以文義執一而泥之也

帝愼乃在位者古人終日拳拳只是敬愼不敢放肆所以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大聖如堯舜不過如此非有他道也後世怠惰放肆而以為常所以為小人而無忌憚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止者心之純一處安者貞固於是而

不動搖也和樂於是而無勉強也蓋人心本體與天為一惟為物欲所牽故憧憧往來搖搖靡定聖人之心純是天理精明純一更無所雜而何有於不安禹亦以是勉之者交相警戒之義德愈盛而警戒愈嚴益以見聖人之心日益精明日以純一也幾者心之初發動處人心常精明純一則於心之發動處必審皆由乎天理之正而無有蹈乎人欲之危所謂惟幾惟康也詳觀虞廷警戒一則曰一日二日萬幾二則

曰惟幾惟康其所以孜孜不怠惟在致審其幾而已後世慎獨之訓實原於此蓋作聖希天之功其道莫有外焉外此則為空言為異端之學矣或曰文公之說以存養省察二者兩輪並行一以存未發之中一以達已發之和今單指慎獨是審幾功夫則是直言省察而欠存養也是但知達已發之和何以存未發之中耶曰省察存養非有兩箇功夫但今學者相緣以兩偶相對又以兩配中和將心體道理界斷作二

物此最害道蓋由未嘗實體諸心而多就文字上分
疏故支離若此是雖文公之言亦後人不善觀之過
也夫專言存養則省察在其中矣言省察者又非所
以為存養耶故存養是統體省察省察是細密存養
如養魚養樹愛護保持無一時或忘欲其生生不已
省察則是察其榮憔觀其得所與不得所而時其灌
溉沃以清泠使日以暢達自得無非所以盡愛護保
持之意非有二其心者也且中和亦豈有二物耶以

未發而言謂之中以發而言謂之和中即和和即中也亦非有二其心者也況中和者皆聖人之心體故有未發之中乃有已發之和今人發皆不和又安得有未發之中今人日間萬死萬滅至夜間睡夢亦不得寧雖或夜氣清明之時暫然一覺亦不可謂之未發之中故必戒懼慎獨之功久而無間然後此心復其本體所謂中和者可得而言矣蓋聖人平時只是戒懼而其心精明純一其幾自明而安學者平時亦

只是戒懼而於心之發動之微要必致敬不使一毫放過則所謂慎獨之功與此如出一轍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自治可謂嚴矣猶曰其弼直聖人警戒取善於人何有窮已今學者自脩之功雖在於我然無朋友交脩之益亦不可以有成也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相依相親比莫如鄰君必依臣以輔弼猶人必依鄰以相親也蓋深歎輔弼不可少甚近甚切之意則其虛心從善之勇為何如哉

作服汝明者非但明其采色而已是一工之事也蓋服以彰有德審其德以施其服以不失天命之當然所謂汝明也明與聽其義甚大非但觀色察聲而已臣鄰而下皆廣諭羣臣非但以命禹也
虞廷之治人皆君子而舜眷眷以庶頑讒說為言上既命龍作納言矣而此復以命禹蓋聖人以天下為一體元氣雖已周流而癬疥之微亦欲其盡去然後為快故委曲含容教導欲其化於善而後已也

工以納言以出納惟允之言時而颺之使入於耳感於心庶幾其能改過而遷善蔡氏云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夫颺之者欲其興起而動其天機必善言始可諷詠也若讒慝所納之言其何足颺以使人而有興也耶

禹曰俞哉蔡氏依蘇氏説謂口然而心不然此語亦未瑩帝光天之下雖是禹廣帝舜之意然舜之言自是禹豈有心不然之意耶蓋辨别淑慝而教訓化誘之

勤者臣道之當然合弘光大而運轉樞機於上者君道之當然舜之命禹欲其舉為臣之職禹之告舜欲其盡為君之道各有攸當非舜之言有不足而禹復以是廣之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愚意謂敷字為句謂不敷布是道也

用殄厥世蔡氏與孔註皆以為堯以天下與舜不與朱為殄世予意殄世是丹朱在封國之時復朋淫無度故至殄世若以不傳天下為殄世則是堯之殄世矣

州十有二師註疏以二千五百人為師謂計人工之多寡蔡傳以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愚意註疏人工之說與咸建五長不類固不可依但蔡傳之言亦不知其何所本或自以己意順文而釋之也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作牧者謂侯伯有賢者加命為一州之長作伯則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是又尊矣又建其牧立其監則監者監一國者也牧則加命作州長即八命作牧者也周禮

周之制或與唐虞不同然皆未有師之名若今以師為諸侯之長是即周之牧為州長者也既云州長則是一州之長統率一州内之侯伯而云每州立十有二人則太多矣夫以為州長則一州十二為太多以為州内之侯伯則一州十二又為太少是皆未得其說也舜典攝位巡狩之後肇十有二州意者每州立一人為諸侯長謂之州十有二師乎若是則與周制亦不異特其名不同耳但說者以禹貢九州在堯時

已定至舜攝位二年之後以冀青二州境界太遠始置十二州此禹所述治水之時猶是九州故不得以十二師應十二州也予謂九州十二州沿革先後今亦難知禹之禹貢作於肇十有二州之前與後亦不可知今大畧即書觀之咨洪水雖是堯然意亦是堯之末年之事唐孔氏謂計堯即位至洪水六十餘年亦或有理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時未有水患至末年忽有水患故汲汲求賢以治之鯀九載績用弗成

禹作十三載乃同中間又豈無空年以是推之則治水當亦是舜攝位初年之事矣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使治舜使益掌火及禹疏九河等皆是堯憂而舜行之也由是推之或舜初為十二州而禹治水功畢作書定貢復并為九亦不可知也大抵唐虞之事跡既遠文字不詳先後之期安能盡考而知只可覩其大義而所謂十有二師者亦無大關係特因所疑遂歴陳之以備一說云爾

弼成五服如蔡說亦太生意義弼猶輔也周書洛誥言四輔後世言畿輔蓋甸侯綏要荒一服輔一服而成五服也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孟子謂三過其門而不入亦是極言其治水之急如此而或又疑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又謂量緩急若只泛泛底水須見父母若是甚急不見父母亦不妨愚觀此說太覺支離蓋所謂一事各求一理也夫弗子與過門不入之言亦須會意

以得之豈可執滞以求之哉若家有父母便是治水甚急豈有過門不入一見之理而治水又是遠大持久規模非若存亡在於呼吸之間者過門一見豈便廢事況過門不入亦是當時相沿傳説如此孟子取其意以闢並耕之説亦或非真有是事也禹亦只言弗子而已何嘗言不入門一視之耶大抵道理自在人心此等細瑣事跡不必刻畫為之説為國忘家固有是事然亦只可言入門見父母

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如註家之說以為是史

臣贊皐陶之言與下文夔言皆是逐事記之亦是

虞賔在位羣后德讓舜之德化可謂神矣然以堯之神

聖不能化之何耶曰堯之時亦不聞丹朱肆於為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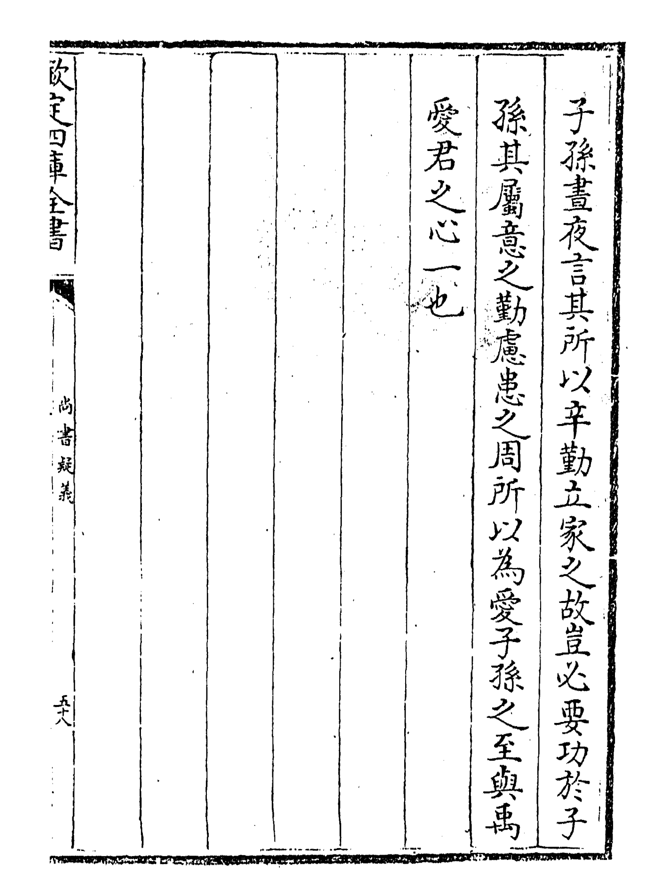
想在聖帝陶鎔之下安知其不能以善自治但欲付

以天下則不可孟子所謂不肖者不能承繼其父耳

故堯舉舜而授之及至為賔於虞則其感創思慕又

更二聖之久閱歷益深則或益進於前矣故能與羣

后德讓而非以堯不能化舜獨能化之
夔言樂二段史臣記之以見舜盛德之至治化之極故
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禹於帝前自敘其治水之功屢屢不已自後世觀之便
有嫌疑之意而禹之心初不以為然者蓋禹之治水
其功實難將天地重整頓一番禹之力竭於是矣又承
鯀之後其憂勤惕勵之誠日操不已誠念功之成敗
係於一念敬肆之微故歷歷言之如人家祖父訓飭



子孫晝夜言其所以辛勤立家之故豈必要功於子孫其屬意之勤慮患之周所以為愛子孫之至與禹愛君之心一也

尚書疑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疑義卷二

明 馬明衡 撰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是紀禹治水制貢賦之事當堯之前豈無貢賦之法至禹乃制之耶蓋洪水為災增損不一禹之治水將天下整頓一番然大畧亦必皆因其舊瀍而

折中之耳非禹一自創為新瀌也

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是一篇之綱領當浩浩懷山襄陵之時山不得為峙川不得為流而九州茫茫亦莫之辨治水之後若下文導山導水則山川各若其性而九州疆界亦因以辨所謂奠也然必隨山刋木者想上古之時民居宫室不至若是之繁斧斤稀少又經水患林木蓊薉擁遏水道水窒不行故必隨其水所經之山刋除其木然後水道通流不至於泛濫矣

孟子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益佐禹即刋木之事也
或疑古今同此天地同此山川何獨堯舜之世乃有洪
水之災堯舜以前不可得而知矣即堯舜以後亦不
聞有懷山襄陵之事何耶曰政有亦不可曉處或所
謂懷山襄陵所謂滔天亦大畧言之耳只是壞民種
作民乃艱食聖人憂民之深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豈忍
視於艱食故汲汲思治朝夕不遑安而言之特切耳
至其水患或亦如後世之河决當龍門未鑿之時河

自積石北行不知亦如今南轉自龍門而過只是石峽緊窄故禹鑿使開濶令水不擁遏耶抑或自禹以前河從北去山後入海至堯舜禹時始徙來出龍門亦未可知也但自後世觀之河之徙凡幾變至今則由淮以入海一淮水獨受黄河之流則其變益遠矣以皇極經世之說推之今與禹同是午會歷世方六七千年則禹已前當有寅卯辰巳四會其歷世又何其遠耶然則水道之改易又安必其無耶若果如此

則當夫龍門未闢奔悍四出為患何可勝言河水既
新來則其他水道為河所衝决皆失其舊是以一槩
泛濫禹既脩治則併他水皆治之使各若其性然意
惟治河用功為多也若如文公謂洪荒之世生民害
多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則是以開闢
以來如此意竊有疑姑録以俟正云
朱子謂禹貢記地里治水曲折多不能曉如說始于壺
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

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然余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亦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

冀州梁岐註家以為雍州之梁岐蔡氏以為即呂梁狐岐之山皆冀州山也方以帝都為急故先治冀州然大勢當自下流始不應即往雍州則蔡說為得大抵

觀禹貢在得其大體莫高山大川此大體也欲奠其山川則必知天下山之始止知天下大川之源流然後順其性而治之乃能各止其所而無不定矣今天下山川大畧論之有三條南海與江夾一條是為南條山也江與河夾一條是為中條山也河北自為一條是為北條山也江河水最大夾來山最長其中若濟若淮若漢若渭水皆短是其中山之分支處支既大故其水亦不小然則濟雖貫河自致于海其實是

河北山之分支至河而盡也漢沔滄浪則中條向南之分支至大别而盡故其水亦至大别而入江也淮亦是中條南邊分支蓋分自桐柏山故其水出是山至海而盡故其水亦入海也瀍澗洛皆入于伊伊入于河是中條向北之分支至河而盡故其水亦入河也至若渭水則亦是中條向北之分支至河而盡故其水入河若涇沮漆則又是其間小分支至渭而盡故其水入渭耳若北條之山皆自北敵地面來其水

不可得而詳然河之北更有混同江是河與混同江夾一條而混同江之北自為一條則亦是有四條矣凡此皆是大綱處聖人固未嘗如後世之論風水以求山脉然亦未有不知山之來歷而能治水者故於此等去處先要識得自然知有下手緩急自然因時制宜自中機會不必冊中尋求一字之間以擬其數千百年施工之次第是亦難矣故余謂山名古今不同歷世考究已勤知其所可知而闕其所可疑可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碣石之地古今論說已多然皆求之不得蔡氏祖酈道元韋昭諸儒之說以為今海中有山而多碣石者尚去岸五百里遂以九河之地淪入于海愚竊疑之夫以古今山川少有變動或不能無然豈有五百里之地俱淪入于海之理今因求碣石九河而不得遂以桑田變海之說通之是不若姑闕其疑之為愈也蓋黃河自周定王以來日漸徙而東南已非禹之故道則其初分為支流與貫入于河者

悉皆易位矣又豈有遺跡獨存至今耶夫九河者以北播為九河之義推之則是黄河末梢之支流也既為末梢支流想亦不甚浩大漫渺然以大河之分故名為九耳黄河既改支流必枯變為平地理所必有今不信枯河之能為平地而獨信五百里平地之能為滄海是不信其變之小而信其變之大不信其理之所有而信其理之所無也此愚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為準無山可見則望星

為準意碣石是河之入海自海達河所望以為準者是固無妨於五百里之遠豈必逼近胘䏙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耶若是則入海中之山固可謂之碣石矣然下文導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則似碣石又在近岸之山是又有不可曉者豈禹之碣石尚在近岸古今名稱不同後人求之不得遂以海中之山當之耶抑或所謂至于者亦只望以為準以誌其入海之處耶然九河自漢以來求之甚詳雖不能悉得其

處當亦得其二三其湮為平地者不可得而知而必
亦求以足九河之數是則惑矣若其流為他河者則
猶存其舊名或易為他名者漢得其三唐得其六宋
歐陽氏得其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的是者今不必
通得其九若但真得其一亦可以證九河之非湮沒
于海矣若此等類在理之大體固當缺之今亦録之
以俟知者
夾右碣石註疏以為循碣石之右鄭氏云山西曰右如

此說亦覺穩帖

朱文公謂冀都是天地中間好風水葢以山脉自北而來前面三河環繞今觀冀都大勢固好然黄河既從而南入淮則環繞之情亦異於昔矣若論天下之中當以豫州為正而形勢之雄固則猶在闗中

九河意鑿殺河勢者葢河至末梢衆水所凑而又大陸四平無名山以為之限若不以分疏數道而行必是衝决無常為民之害故云北播為九河播者亦是人

力分疏之義也同為逆河者至海則不患其衝決矣既是人力所鑿則非若天地生成者古今長存而不變也況大河既徙則此等之河必致湮塞千萬世而下必欲求其一定之跡而必足九者之數其亦未達於道之儒乎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以淮達泗泗達濟濟達河也酈道元謂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是自禹時已分一派與淮泗通矣

三江其説多不同今恐只作松江分流者為是蓋震澤之底定由三江之既入也三江不由正道而入于海則其漫流泛溢震澤何以能定耶况味其文瀍如彭蠡既豬則陽鳥攸居大野既豬則東原底平也是皆不可説太遠以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則與震澤何干耶

有貢有篚又有包者皆貢也但其物有可以直貢者有可以篚貢者有可以包貢者又必其地之所有則貢

非其地之産則不貢故梁雍不言篚自揚荆之外不言包也

滎波既豬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在禹之時政必不然蓋禹之治水不過順其天地自然之性而已大段地之峙者為山平者為原水之流者為川豬者為澤禹則山還其峙原還其平川還其流澤還其豬而已今觀九州所敘不出四者此禹貢之大綱領也故曰

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若本是澤

塞為平地豈禹所謂順水之性哉

導山之說先儒論之不一或以味別地脉為疑愚意世論地脉者為求葬地逆天理規福利與聖人萬物一體之意不同若味別則尤無謂然治水不求地脉如何治得夫兩山夾一水兩水夾一山此理之不可易者故水必因山而比山必隨水而行今觀導山之意禹之所謂行其所無事者正在於此蓋皆因山川自然之勢而為之導耳當洪水浩浩懷山襄陵之時山

脉實不可知鑿於智者不求山脉之自然自作聰明隨意開鑿人力所施幾何此處雖鑿得低彼處又高水終流不去於是或決此水合彼水或妄為堤防以障塞容受不得依舊泛溢是皆不得山水大情之所致也鯀之九載績用弗成未必不由於此禹之胸中先洞見天地自然之脉絡而必求山川自然之勢以治之高者還其為高低者還其為低流者還其為流止者還其為止禹未嘗自作聰明而有所矯揉也故

夫偶有阻塞水窒不行或林木以為之障或土石以為之梗而其自然之勢固在也故隨山隨水去其阻塞而自然之勢自見水安得不通流耶然其所導之山皆舉沿河一帶不專在脊脉上經行葢大脊雖如是而行自大脊上分至河又有小支支間又有小水也故所在沿河一帶之山而其大脊即在矣導山導水亦是一齊事非先導山畢而後導水決無是理但形諸文字不得不分山水而各自為導也且亦以見

山止水之源流也

岍岐荆山在河之東實為河以南之山壺口雷首大岳底柱析城王屋大行恒山則皆是逾河以北之山也禹之治水固隨其山脉之自然然亦必河之所經或其山之水入于河者則隨而導之若其山至此而盡曠為平野而餘支又往他處非大河所經而其支之水不入河者亦不之及今觀至于荆山乃逾于河則是岍岐一帶至荆山而盡而河北壺口以下諸山皆

自北地生來如蔡氏傳註之説而其龍門石峽逼窄則是兩邊山脚相至交牙今山間兩山之脚交牙生石者往往有之如是則岍岐荆山自為一條而逾河壺口雷首諸山又自為一條也蔡氏謂一支為壺口大岳一支南出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一支為大行一支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其説固是然總而言之皆河北一大派同榦異枝也但禹所施工在於沿河一帶故只舉沿河一帶之山以至

于海不在大脊上言也此以河界斷言之然山脉之生亦不可知所謂石骨過山河者往往而有之又安知非荆山之脉連接壺口而河流穿破其間耶此皆不可得而詳也而荆山之脉至此而盡則河北諸山後面當有分脊處當如蔡氏之説脊以西之水西流入龍門西河之上流脊以東之水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矣是兩水夾一山也然如李復之説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

南至同州安國嶺而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石峽間千數百里不應山脚交牙如是之遠則又疑為石脉相連而為大河穿破又疑為大禹以前河從東北道而此為新徙亦未可知也凡此皆難以證據姑以意度理會用備一說以俟參訂云岍岐荆山大槩在渭之西北河之東南是渭與河夾出一支也蔡氏通以岍岐荆山為大河北境之山非是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此

河南江漢之北一條大山河與江漢兩水夾一山也河之南又有渭渭源短漢源亦短惟江河源長故總其大綱則以江對河而夾之洛水伊水瀍澗之水皆是大華一條邐迤而東其山麓分派而中夾小水也又邐迤而東南至桐栢又分淮南淮北一條正起為泰山而分出汶水北流入濟沂泗南流入淮皆是江河中條一大支末稍分派處若論山脉盡處此中條當盡於太山而北止於陪尾者以治水所經止於此

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此為江北漢南之山一條短支蓋南是江北是漢兩水夾一山至大别而盡也其山之原當與終南太華同榦異枝疑皆是西傾朱圉而分也何以知之蓋終南大華以南山麓之水入漢沔嶓冢荆山以北山麓之水亦入漢沔漢沔之源出於嶓冢山則山亦於是而分也此是河以南江以北中條一大支分為二支也蔡氏通以為江漢

北境之山恐未是謂江之北則可謂漢之北則不可但地圖荆山内方在漢南大別則漢北此必是誤當再考史記正義云大別山今沙州在漢上漢水經其左若在漢北則不得云經其左矣又左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則大别亦當在漢南矣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是南條江以南之山江與南邊海兩水夾一山也其間分支擘派甚多而又有小水出於其間衡山與敷淺原雖如

蔡氏之說然總而言之同榦異枝也蔡氏以此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者非是

弱水西流黒水入南海西流則亦南海矣大抵山自西北生來為中國諸山積石西傾岷山皆自西番裏面而分是皆同榦異枝也河源之所始河南北之山所由分也而江源之所始江南北之山所由分也其未分時則皆共一岡脊而已蔡氏所謂岡脊以東北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西南之水則皆入于南

海此最為得之然則弱水黒水皆未分岷山𣭘上向
南山麓之水也此其水想不甚為中國害但禹既治
水將天下經理一番弱水黒水皆九州封域所至故
亦書之朱子所謂只是分遣官屬去理或相視其地
歸來具規條以復由是言之九州山水截然整齊者
亦記載文字不得不然耳
按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
命行四閲月始至其地大抵言河出吐蕃朶甘斯西

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鄂端諾爾即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齊必勒河又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庫濟及克特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喇伯勒齊爾之地合細黃河及克埒穆爾齊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云由是觀之世言黄河發源崑崙非也葢宋以前不能及遠至元來諸國皆屬使節始通所窮當得其實自河源二十日至崑崙自崑崙二十日方至積石是崑崙亦黄河所經之山然其經行之遠衆流合凑其源非一不知紀極然云由崑崙南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則是崑崙者亦河北之山而西傾岷山又非崑崙之派矣世

言中國之山皆生自崑崙者又不然矣然此皆荒遠

難窮畧之可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自南行轉而東自東行轉而北以

入于海則是禹時河自北入海未嘗東南流也然徐

州之貢浮于淮泗達于河則淮泗與河通矣水道既

通河安得不因之而東南注乎蔡氏引許慎之説謂

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又謂

泗受泲水東入淮蓋以灉水自河出而泲亦可以通

河故浮于淮泗可以達于河如是則自禹之時河已分入淮矣而導河之文又畧無所見分入淮之意何耶豈灉與涉水雖可以達於河然地有高下河未嘗因之東南流耶所謂入于河溢為滎者猶是濟水而未嘗以為河之支流也酈道元復謂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亦不知其何所考也方氏回謂建紹後黄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

于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决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獨受大黄河之全以輸之海此則今之河也

東滙澤為彭蠡文公之辨不一而足以為彭蠡之澤無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其說甚長文公仕宦南康軍身所經歷之地自是實事但愚竊詳之中江北江之說則有難通若東滙澤為彭蠡亦自無害何可遂以為衍語耶蓋文公於東字滙字為字看得太重故

以其言滙為彭蠡若必仰於江漢而後成者為不通也其論說之富排闢之嚴至於如此若今平平讀之則若云再過東去滙彭蠡之澤以入于海亦未嘗有不通也漢雖江北然視彭蠡則為西彭蠡雖江南然視漢則誠為東耳相去七百餘里而云東滙是豈有不通耶夫漢去彭蠡雖遠而彭蠡之澤誠不可謂自漢而會者然已云南入于江則其滙者江之水也且番陽合諸州之水雖衆然較之大江之水所從合而

湊積者其大小盛衰氣勢相去遠甚江水大則亦必入彭蠡及其大江入海勢迅則彭蠡之水始出而與江水同趨于海矣然則所謂滙者又何嘗有不通耶又凡所謂澤者以水之鍾而得名也澤之所由鍾者必有資於闗欄壅遏而後成也今彭蠡之水雖不仰於大江然非有大江之水闗欄壅遏於外則必亦直出決迅而去安能回顧汪洋瀰注瀰漫以成數十百里之巨浸乎是亦未嘗不仰於大江而其所謂為者

又無有不通者矣或曰文公固云湖口橫渡之處但
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則是江
水固未嘗入湖也予曰此特以一時所見而言之耳
夫水之相入相會當看水勢之大小為盛衰若今南
方溪海相會若溪大海小則溪噬海鹹水不能入雖
潮汐擁上而溪流自回環而為江若溪小海大則海
吞溪而溪水皆變為鹹水矣此必然之勢也今大江
之與彭蠡其大小之勢不待智者而知顧大江東去

直流為平緩而彭蠡南來橫衝為迅急緩急之勢江水讓焉濁流清漲固有時而分也然雨旱各以其方或彭蠡所仰於諸州者雨旱不時又烏能與大江敵乎況冬月水涸彭蠡之漲抑何所資乎由是言之則大江入彭蠡者十七而彭蠡入大江者十三也濁流清漲何足以限之耶且經所謂東滙東為中江北江者亦只言自西之東耳而何嘗於入江之後又特分別一半為漢水一半為江水一先一後而入彭蠡而

其出也又一為北江一為中江以入海耶是雖甚愚者不為是見而謂聖經有是耶是皆牽泥文義之過也惟中江北江之說今誠無之不知禹時水道入海竟何如哉或中北字必有闕誤今亦不敢強為之說也

文公云荆陽地偏水急不待疏鑿當時只是分遣官屬去未嘗親往以此致誤但禹會諸侯於會稽則已渡江而南矣中江北江之說是豈有不知耶此又是不

可曉處

禹之五服只五千里周倍之為萬里而漢亦約以萬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愚竊以為周之九畿自蠻服而下已是五服之外周朝覲之制止於五服所謂六年五服一朝是也九州之制止於蠻服而文教之行亦止於蠻服所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是也若夷鎮藩三服總號蕃國大行人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是也大段周之制以五服為正所

謂蠻者縻也亦是縻之而已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是周之九畿雖遠而其疆理之地亦與禹服相同禹之五服雖近而其東漸西被聲教所及亦與周不異蓋聖人君理天下務在安民不在廣土聖人之心未嘗以天下為己私有而欲富天下也兢兢業業惟恐不足以稱作民父母之責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故己之所治者既安而其聲教之覃敷遠者亦自然向化如天之賦物各

止其所斯已矣曷嘗欲使荒遠之地皆為吾有而富天下哉堯舜三王皆是心也後世秦皇漢武始以拓土開疆為事而其心與聖人公私頓異蓋不可同年而語也卒使兵革不休疲民以逞所得不足補其所失秦遂以亡漢亦虛耗亦何益哉而蔡氏以周與漢皆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竊恐未然我朝近歲用言者欲征交趾郡縣其他好事者奮勇爭先而殊無折衝之具止之者宴安自便又不聞其有安民之圖愚

以此說示諸人皆笑以為迂濶此無他學廢不明皆不能得聖人之心故也嗚乎心之公私毫釐千里今人誰復辨之卒而耗費一番竟亦無補然則謀國者舍堯舜其君之心亦何以事君而治天下哉

甘誓

觀甘誓之言可以見啓能敬承繼禹之道矣說者以為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之事亦曾從學家素講明來又以為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

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此皆不知本原之論也倡平居習兵之説為害不小聖人豈如是哉蓋聖人之治天下固自有體觀周禮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法皆非無事習兵而習兵之法未嘗不在此有國之大體也啓既能敬承繼禹之道大體豈有不知豈待拳拳於家庭而專以講習兵革為事哉此説愚懼其失而貽害也故為論之

三正蔡依馬説子丑寅三正故以為夏前三正迭用今

詳五行三正皆是切於民事者而有扈全不著意且
有戕害民無所措手足故征之如是則三正只依孔
註作天地人之正道亦是皆金木水火土民生之所
急天地人之正道則民不可一日離也

五子之歌

胤征

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夫子録之者啓能纘承父道大康
雖尸位猶賴有厥弟少康之賢蓋以見聖人之業幸

有所託而諸人者亦能不墜厥緒為世道生民之幸為萬世人君之大監也聖人之意淵矣然少康能復禹之績季杼亦能戡定寒氏之亂意當時告戒辭命當必有可録者而今不復見安知非在百篇之中而亡之耶

尚書疑義卷二